

(香港)林燕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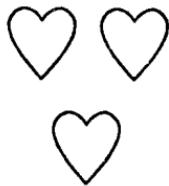
兩等 操行生



远方出版社

丙等操行生

林燕妮 著



1999年1月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戈
封面设计:董春

林燕妮作品集之:

丙等操行生

作 者:林燕妮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
厂 址: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 字数:60 千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113-6/I·45
定 价:9.8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开 场 简 介

女 主 角：王云书（口述全书）

男 主 角：无数

女 配 角：尚嫌未够

男 配 角：稍嫌太多

忠 角：没有

奸 角：没有

不忠不奸角：每个都是

性格巨星：为数不少

毫无性格人类：成群成列

有独特见解人物：甚少

人云亦云人物：太多

爱上的人物：暂不透露

憎恨的人物：没有

时 间：从现在到四点

地 点：宇宙

地球

世界各车

林燕妮作品集

香港

天堂

地狱

恩 人：每一个

仇 人：没有

丈 夫：前任两个

喜欢的人物：每一个

不喜欢的人物：没有

男 朋 友：暂时数不清楚

学 历：博士

硕士

学士

会考生

小学生

幼稚生

职 业：现代女性典范

女强人

美人

社交名媛

随身纪录员：林燕妮

念书成绩：视需要而定，视心情而定

工作操行：传统而言，丙等

丙等操行生

工作成绩：传统而言，出类拔萃

自我评分：莫名其妙

本性：懒惰

工作态度：勤奋

竞争性：强

背后插刀本领：无

生存能力：人家说强

自我估计：懒得计

自信心：小时没有，大时不知如何有了

财富：人家认为蛮不错，自己一于少理

人缘：不在乎

心肠：好

感情：过多

理智：够用

智商：不相信这回事

宗教：无

迷信：本来没有，看过相测过时辰八字

后便有

最享受的事：睡觉

最不享受的事：没时间睡觉

最爱的动物：人类

最讨厌的动物：没有

林燕妮作品集

最爱的表情：笑

最怕的表情：黑口黑脸

口述内容：即兴

口述时间：不定

口述事情：未必记得很清楚

口述哲学：相当清楚

随身记录员酬劳：请林燕妮自己跟老编安排

口述故事：现在开始

随身记录员林燕妮报导：

王云书小姐仍未坐得定向我口述故事。

以下是我们的对白：

林：我昨夜去了 THE HONG KONG TATLER 的十八周年舞会。

王：我都有去，但没看见你。我近视。

林：我看见你，你得了 THE MOST STYLISH WOMAN 奖。

王：这些奖是娱乐性多于一切的，不颁奖，有甚么好刊登的？

林：你拿奖拿到麻木了。

王：拿奖拿惯了，是有点麻木，但一旦没有奖拿，却会不习惯了。也许会再度自卑起来。

丙等操行生

林：你从多少岁起才不自卑？

王：这么精确的问题斩时答不出来。应是在莫名其妙拿了几次奖后才不自卑吧。

林：你不像是会自卑的人。

王：那又不是百分之百的纯自卑，而是不忿式的自卑。

林：那末你自大吗？

王：念中学时，我在学校很出风头，但仍然不觉得同学们喜欢我，实在只敢踏上台而不敢踏出班房，但在我那么惶惶恐恐之时，妈妈却说我自己大，班主任亦说我自大。

林：那末你怎么办？

王：我一边惶恐一边自大，其实很寂寞。

林：你有争取同学们的友情吗？

王：有时都会哗众取宠，做我其实不喜欢做的引人注目事情，例如上课时捣蛋，结果操行丙等。

林：惶恐令你操行丙等？

王：是。一半是。

林：另一半呢？

王：另一半是上课天天迟到，不过迟得十分准，必定是四十分钟。

卜燕妮作品集

林：早起四十分钟也不成？

王：我怕团体生活，避得四十分钟便四十分钟。

林：那我这随身记录员你也怕吗？

王：怕的，但我是個守信用的人，再怕你，我也会实践诺言，现在说故事。

A

最近新加坡请我去作一个讲座，叫我谈健美、情人知己、婚外情和怎么做个现代女性。

负责联络的孙先生到港跟我面谈细节。

“王小姐，场地可以容纳五百至一千人。”孙先生告诉我。

那很好，我最害怕只对着五个至十个人说话，因为太过接近了，我所说的，五个人听了便会有五个不同的版本，五百个人听了，反而版本会真实些，因为群众没有接近我的权威性，那末扭曲我的说话的机会便不存在了。

即使扭曲了，也没有权威性和独有版权。

我知道新加坡那边一向对我很好，电视台和《联合报》都请过我去跟大众谈话。

陈先生笑着问：“你知道新加坡称你为甚么吗？”

我四年没去了，当然不知道。

“王云书，才女佳人。”陈先生告诉我。

林燕妮作品集

才女佳人这名堂也不错，单是称我为才女我会担心，近几年的才女，有些过分出位了，弄到有两位人选“十大八婆”，吓得我。

加上个佳人好点，至少佳人是得人喜爱的人，很开心他们给我这个看法。

我问陈先生：“为甚么你们当我是女性典范呢？”

陈先生说：“你挣破了很多女性枷锁，做到了很多女性想做的事，包括了事业和爱情。”

其实我一直没有致力做典范，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

做回真我，原来是可以得到认同和羡慕的。

“王小姐，听众可以问及你的私事吗？我先得给你个心理准备。”陈先生很坦率：“特别是你对上那位男朋友的事。”

我说不。他问为甚么。

有甚么为甚么？正如一碟我不爱吃的菜我便不要吃而已。

我跟对上一个男朋友，在一起不少日子了，分开却不伤心，那是我从未有过的奇怪感觉。

人家说他对我不忠，我亦不伤心。当两俱合得来时，谁有甚么忠与不忠都不会分手的。

丙等操行生

合不来时，忠与不忠都无关宏旨了。

当两个人再也合不来时，他不忠更妙，喜莫大于心死，并非哀莫大于心死。

心死了，便不用拖拉拉，纠缠不清，互相耽误时光了。

对，喜莫大于心死。

我绝对不要浪费青春，或者老春。

爱是不能计较付出的，世上没有收支平衡的爱。

当我仍然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忠我也忠的。

那不是伟大，而是种很自然的行动。

没有人能逼我爱他，亦没有人能逼我恨他，恨是很花时间的事，比爱更花时间，划不来。

天下间没有人够面子让我恨他，让我长相忆长单忆的倒有不少。

陈先生催促我搜集照片，好让他们新加坡预早推广我的讲座。

“要些甚么照片？”我问陈先生。

“你认为最美丽那些。”他说。

我并没有美丽的照片，我想我不上照也不上镜的。

林燕妮作品集

每次在本地和外地碰见陌生人，他们总问：王小姐？你是不是王云书小姐？”

我是我，那当然答是了。

每一个都诧异地问：“怎么你本人比照片和上镜年轻很多，漂亮很多？”

我死矣，看见我的照片和看见我上电视的人远远比见过我本人的多，至少整万倍吧，他们看见的是个老了些丑了些的王云书。

不在乎啦，管它呢。反正，喜欢我的朋友会感到我好看，不喜欢我的朋友会感到我不好看，简直抗拒好看这两个字跟连在一起。

“怎么你把不喜欢你的人也叫做朋友？”陈先生不解。

“朋友跟喜欢我的人是两种人。”我力图令他明白：“一同吃喝玩乐甚至谈心事的，算不算朋友？是朋友来的，但他们一样可以不喜欢我。”

陈先生想了一阵子，表示同意。

“跟我遥遥不相识的，八竿子连起来都拉不上朋友关系，但他们都可能很喜欢我。”这是经验之谈。

朋友，是另类物体来的。

熟稔便叫做朋友，总不成把不熟稔的人称做

丙等操行生

朋友吧？

熟稔的人未必对我好，朋友也未必对我好。

总之，好与不好，我们都不习惯把熟稔的人称为相识的人那末麻烦。

朋友这名堂，实在是很笼统，很滥用的。

心里不喜欢我，但在有需要时便假意对我好的朋友，我一样享受他们的假。

那一刻总是舒服的，不享受白不享受。

假也可以享受的。

陈先生有点迷惘：“王小姐，你不是个很真的人吗？”

“是啊，所以我才坦白告诉你我享受那一刻的假，他们假得辛苦，我享受得舒服。”我说完真舒服。

“那末你会不会假意对人好？”陈先生问。

“当然会，玩玩嘛，让讨厌死我的人莫名其妙一下，伤伤脑筋。”我笑得好开心。

“王小姐，你是顽童来的。”陈先生也笑了。

良心不好的人怎可用甲等操行对待他们？我并非圣人。

圣等操行，要命。

我早告诉我的妹妹，我不喜欢她那自私的丈

林燕妮作品集

夫，我绝对会以丙等操行对待他。

跟陈先生道了别，回到家里又得准备晚上招呼一位美籍德国人汉斯。

他上回来，我带他去看京剧，那是《三国演义》刘备过江成亲的故事，剧目叫“龙凤呈祥”。

京剧，中国人都未必看得懂，何况外国人？

幸而汉斯对中国文化抱着“我想认识你”的心态，看得大乐。

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十七岁从德国移民美国，做到了美国连锁大廉价店 COSCO 的主席。

只有甚么都肯开怀吸收的人，才能在异国那么成功。

COSCO 是巨型百货超级市场，小至内裤，大至冰箱，穿的吃的用的全卖，定价特廉而品质不低，薄利多销，很赚钱的。

那回得预先给他三国，即是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逐鹿霸主的背景，又得解释刘备与汉朝皇帝的远亲关系，孙权是谁、孔明是谁、周瑜是谁。赵子龙是谁，给他一轮恶补。

我说：“要是你完全不知道那时的政治背景便看不懂的了。”

其实我的中国历史也甚差，不过，当逼着要

丙等操行生

向外国人介绍本国文化时，自己也会对本国文化看清楚一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很丰盛，但却一向不用心向外国介绍，那末外国人便无从生起兴趣了。

倒是日本人很懂得包装他们的文化，外国人对日本文化反而有兴趣多点。

不能迁怒于日本人，只怪中国人不紧不要，一于当自己是文明古国，别人要奉旨尊重，那是过分自大，亦过分懒了。

弟弟说：“中国是文明古国，而不是文明今国，近五百年来乏善可陈。”

这是另类“两个中国”论。

我爱我的国家。

弟弟说：“如今你回大陆说爱国，同胞和政府都当你是傻的，懒得理睬你。谈钱，特别是付钱，才会有人理睬你。”

我跟祖国是一段苦恋，单恋，如今不知道怎么爱法才好。自小至大，放下了大量感情，爱得有远无。

对极左派而言，我是个丙等操行生，那时我支持学运、民运，一九八九年五月学运开始至天安门镇压，哭了我很多个晚上。

林燕妮作品集

对政府而言，我既傻复操行丙等。一场伤心不晓得为了谁。

汉斯这次回来，我抓着他去认识中国吃的文化。

我带了他去“福临门”。

“这是最下统的广东菜，试过了最正统的，你才能分辨优劣。”我告诉他。

鱼翅、苏眉、乳鸽、上汤炒菜心、上汤炒饭、生磨合桃露。一一让他吃了。

我仍有一斤干的六头网鲍，不过没给他吃，只够时间给他看，一弄要弄好多天的。

部长抽出口袋那张卡片大小的价钱备忘录看看：“王小姐，收下你六只。”

他叫我细细的点过了。

汉斯奇怪为甚么要那么紧张。

“每只要八千块钱的，当然得点清楚。”部长说。

“一千美元一只？”吓煞汉斯。

我那六只是礼物，人家圣诞送我的，糊里糊涂，都不知原来收了四万八千港元，亦即是六千多美元大礼。

“四头的呢？”我问部长。